

# 也议《圣经》中的西方数字文化

桂林工学院外语系 李夏琳

**[摘要]**西方的许多风情世态、习俗禁忌都源于《圣经》或与其有关。《圣经》中有几个数字使用频率颇高。他们因为有了《圣经》带来的背景,所以承载着象征义,象征吉或凶,或象征神圣。文章从这一点出发,通过对一些特定数字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的追溯,进一步论证了《圣经》与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关键词]**圣经 数字 西方文化

英国历史学家 G.M.特里威廉在写到《钦定本圣经》(1611)的影响时说:英国人成为了一部书的民族,这部书便是《圣经》。艾弗·欧文斯在其《英国文学简史》中也写道:没有哪一本书对于英语民族具有与《圣经》同等的影响。西方的许多风情世态、习俗禁忌源于《圣经》或与其有关。西方人都认为《圣经》能够为各家各户带来好运。乡村农民认为欧芹在发芽以前被认为就已经“就此拜见魔鬼”了,为避免它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幸,要等到耶稣受难日那天才播种。不然,一年之内家庭成员将有死亡;至今十字路仍被认为是险恶的场所;星期五被认为是最苦难的日子;“七”被认为是神圣的数字等等。仔细研读《圣经》,我们更可以发现其中所反应的有趣的数字文化。

## 头号大忌: Number 13

很多人都知道 13 是西方文化中的头号大忌,其来源也说法不一,但最广泛的说法是其来源于神话和《圣经》,而《圣经》说流传最广,且跟星期五是凶日联系在一起。耶稣和他的 12 个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时,由于 13 人中有一个叛徒的出卖,使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上,而那一天又恰好是星期五。此外,中古时代的西方,纹人的纹环有 13 个绳圈,纹台有 13 个台阶,刽子手薪金是 13 个钱币。这就是为什么 13 日与星期五碰巧是一天,那就是凶上加凶,倘若 13 是跟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重合(本世纪仅有四次),那就是“最最最”凶日了。

西方人对 13 和星期五的恐惧心理不断为一些“巧合”所加深。雨果得知儿子死讯的日子是 13 号星期五;法国另两位大作家乔治桑和缪塞宣布永久决裂的日子也是这样的双料忌日;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生于 1813 年,他的名字由 13 个字母拼写,他幼年丧父,13 岁起独立谋生,1863 年 3 月 13 日他的歌剧《汤豪赛》在巴黎首演失败,他最终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写字台旁的日子是 1981 年 2 月 13 日。当代的例子也不少:1970 年 4 月 13 日,从 39 号(13 的 3 倍)发射架声卡的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 13 因氧气瓶爆炸惨遭失败;1985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欧洲 13 国联合研制的阿丽亚娜火箭升空不久即爆炸。一些历史任务对 13 虔诚忌讳。拿破仑把雾月政变的日子由原定的 13 日(星期五)推迟到 18 日;英国女王之妹玛格丽特公主诞生时,他的出生登记号正好要排到第 13 号,黄石宁愿等到三天后让另一平民婴儿出世先登记,才为公主登记了第 14 号;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常对 13 人同桌进餐而产生恐惧和苦恼,于是他的秘书格雷格·图利经常在最后一分钟被叫到白宫宴会上充当第 14 位宾客,以代替迟到或缺席的人。图例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写到:“罗斯福总统是煞费苦心的避免火车在一个月的 13 号启程,即使那意味着让火车提前在 12 号夜里 11 点 50 分或推迟到 14 号凌晨 0 点 10 分开车”。

正是慑于宗教的威力,西方人忌讳 13 就像逃避瘟疫一样。高层建筑隐去第 13 层的编号;医院不设第 13 病房和楼层;飞机、火车、剧场等无 13 排、13 座;总之重大的事情都不在 13 号那天去做。

而且有了习语 at sixes and sevens(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因为这两数之和正好是“13”。另外,产生了短语 the thirteen superstition(视 13 为不祥的迷信)。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在“13”主凶的众矢之的,也不忽视“13”为吉祥象征的。希腊神话中有著名的 13 神;古希腊荷马史诗里描写的英雄奥德赛曾率领 12 勇士远征,结果 12 勇士都阵亡,只剩下他这个第 13 勇士被救了回来,故“13”乃吉兆之数。在犹太神秘教会里,“13”的读音为 Ahad,跟“上帝”一词同音,故“13”被尊如上帝。史料也有佐证“13”主吉的:哥伦布就是在一个 13 日星期五那天启航出海的,以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美国立国之初就是由 13 个殖民地组成,故第一面美国国旗上只有 13 颗星。无怪乎在西方也确实大有对 13 不信仰的人在。当代历史人物中跟“13”结缘最深且无忌讳的要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她生于 1926 年 10 月 13 日,她结婚的日子是 1951 年 12 月 13 日,1954 年 2 月 13 日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女,1986 年 11 月 13 日他儿子的订婚日也是这位“铁夫人”有意选定的吉日。

## 神圣的数字“7”

与 13 相比,在《圣经》中,“七”则是个神圣的数字。如《创世记》中说,上帝创造世界用了六天,第七天休息,被定为“圣日”。《启示录》中说上帝“右手拿着七星”、“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还说有几位天使站在上帝面前,拿着七只号角。《出埃及记》中说,“登台有七个灯盏”。“七”还常用来表示不确定的次数和长时间。如《约伯记》中以利法对约伯说,“六次遭难,他必教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意在说明上帝不厌其烦尽力拯救穷人。因而,英语民族的美德、善事、罪恶都要凑足“七”件。如 seven virtues(七大美德), seven deadly sins(七宗罪), the seven gifts of the spirit(七大精神财富), the seven sacraments(七大圣礼)等等。另外,“天堂”也被称为 the seven heavens/the heaven of sevens(七重天),而 to be in the seventh heaven 意即“及其快乐的”;棒球比赛中的第七局厂被称作 lucky seven/seventh-inning stretch。

## 兽数 666

与“七”相比之下,比他小一位的“六”却与 13 一样被视为象征凶兆的数字。之所以认为 6 是不完美的数字,一说是因为《圣经》中对 7 的赞赏。上帝在 7 日内创造了世界,一个礼拜有 7 天,启示录一共有 27 本等等。所以 7 代表着完美,6 不足 7,就经常被用来形容人与上帝或耶稣等神灵相比时的不完美性(2 个胳膊,2 条腿,1 个头,1 个身体)。相对的 8 则代表了超级完美,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对人名推算中,Jesus(耶稣)的名字对应的数字正是 888。

在《启示录》中提到了 number of the beast(兽数 666)。在概述描述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魔鬼将在世间猖狂横行,表现为一只怪兽;并在第 13 章第 18 节中写到:“This calls for wisdom. If anyone has insight, let him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for it is man's number. His number is 666”(“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对此“隐语”,历代基督教学者曾做过多种猜测和解释。希腊教父尤西比乌早在 4 世纪时,曾在《教会史》中引证教父伊勒里乌所说,此系按所指人名之字母数码相加总和而得出。后世多数考证家根据此法,发现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名字的各字母,按希伯来字母顺序的数码相 (下转第 118 页)

托的对象,一切与她有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她下一个移情对象。这也是她在最初得知小沙夏要离开她,回到母亲身边时悲痛欲绝,而在听到兽医从俱乐部回家后,又立刻心情好转,似乎心里有了着落,安心地进入梦乡。

有人辩驳认为移情只存在于儿童,成人有独立的行为能力。弗洛伊德认为,事实上,成人与儿童一样无助。诚然,在许多儿童束手无策的情境中,成人知道如何去做,但归根结蒂,他亦然完全是无助的。他所面对的是难以抗衡的自然和社会力量,在许多情况下,成人也像婴儿在他的世界中一样,无助地在自己的世界中挣扎。成人也像儿童一样,也渴望着有人能使他感到可靠、无忧、安全,正是这个原因,他愿意并倾向于崇拜偶像。只有这种需要在人们充分意识到现实以及自身力量时才能得以克服。而小说主人公奥莲卡她内心的软弱无力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就像一个无助的儿童,她只能将感情转移到一个个他人身上寻求出路。她的三任丈夫库金、哈尔科夫、普斯托瓦洛夫以及后来的沙夏都只是众多他人中的一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奥莲卡在经历了第一次丧夫之后,与普斯托瓦洛夫结合,全身心投入其木材厂事业,将库金忘得一干二净。奥莲卡再婚后俨然成了一个木材经理人,帮丈夫把工作、生活打理的井井有条。但对于曾经投入全部热情的,前夫所经营的剧院事业态度完全转变,变得冷漠不已。从前她认为戏院是世界上顶美妙、顶重要的、定不能缺少的东西,总是说

观众不懂这层道理,只爱看胡闹的戏。然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普斯托瓦洛夫是个不喜欢外出,不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奥莲卡也迎合丈夫的喜好,认为戏剧是胡闹的东西,没有闲工夫去剧院。正如以上理论所述,奥莲卡在心底并不爱库金,也不爱普斯托瓦洛夫,只是潜意识里的依赖性作祟,使她无法忍受孤身一人的生活,一定要找个精神寄托。

#### 四、结束语

综合以上分析,意识归根结底不过是由深藏的潜意识伏流所产生的心理生活的表面微波罢了。本文中主人公奥莲卡内在的依赖性潜意识是其外在本能活动的源头,也是感情经验的起源。这些潜意识虽然受到压制,甚至不为她自身察觉但它们永不断地为得到自我满足而斗争,并表现为外在的不断寻求他人安慰,外界精神支柱,索取力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移情等精神分析学理论为我们解读女主人公奥莲卡的言语行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 参考文献

- [1] 贾桂芳.《契诃夫手记》[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 [2] 申荷永.《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3] 汝龙.《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4] 钱铭怡.《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M].商务印书馆.2007

(上接第115页)是错误的,而结婚不考虑经济也是愚蠢的。奥斯丁一直在理智与情感中徘徊,最终情感战胜了理智,爱情取代了金钱。她更多强调理想婚姻的重要性,并把男女双方的感情作为缔结理想婚姻的基石,冲破了当时正统的观念,给人们以启示。虽然金钱是婚姻的辅助基础,它会使婚姻更幸福与和谐,但爱情才是婚姻坚固的基石。

#### 参考文献

- [1]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2] 朱虹.《奥斯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
- [3] 马丽君.《经典爱情模式中的女性形象》[J].沧桑,2006(1): 99—101.
- [4] 胡新.《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形象》[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4): 15—17.
- [5] 施晓琳.《用反讽诠释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与统一》[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2): 14—15.
- [6] 袁娜.《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意识》[J].沧桑,2006(3): 61—64.

(上接第116页)加,总和正是666,故认为,是隐射发动对基督徒进行的第一次大迫害的厄禄。罗马皇帝厄禄(Caesar Nero)。厄禄的希伯来文名 nrwn qsr,依希伯来数字编码相加即得666。另有人指出666其实是指厄禄之后的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有人认为666是破解名字的密码(即圣经密码)。最广为人知的方法是A=100、B=101,如此类推。希特勒的名字“HITLER”加起来就等于666。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许多推算是很牵强的,鼎鼎大名的比尔盖茨竟然被推认为英语名中最像是666的一个。不知道这位计算机业的超级富豪是不是真的是「野兽」的代言人。而且美国名字的一个简称(US OF America)竟然也被推算出对应数码是666,不知道这个很崇尚基督教的国家是否真的会第一个成为圣经中说的那样野兽的仆人。美国前总统里根也被人称作撒旦,因为他的名字,中名和姓各有6个字母,合起来是666,一个魔鬼之数。

当圣经把数字的意义置于邪恶时,人们还是会谨慎对待。

里根在1989年从白宫搬到洛杉矶附近的贝勒尔市(Bel-Air)时就不要这个号码。所以把他的地址从666号变为668号;2003年6月5号,新墨西哥州将境内一段190里长的原名为666号高速公路—有人称之为“恶魔的公路”—重新编号,编为比较不是那么不吉祥的491号公路,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立即跟进。官员表示旧的编号吓跑游客;当CPU制造商英特尔于1999年推出核心时脉速度为666.666MHz的Pentium III时,他们命名为“Pentium III 667”,而不按照惯例叫666:时

脉速度为66.666MHz的叫“486-66”、466.666MHz叫“Celeron 466”、866.666MHz叫“Pentium III 866”。

现在有些商人有时会想一想666这个数字,但大部分基督徒并不十分在意这个数字。如2006年6月6日是一个表面平凡但极不简单的日子,因为“666”代表魔鬼及世界末日。而很多商人则看准“末日”带来的商机,大卖印有“666”的商品。

通过追溯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数字文化,不禁让人再次相信,《圣经》不只是基督教的经典,而且是西方文化的基石。而我们在惊叹《圣经》对西方文化习俗的影响之深远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西方宗教文化的魅力和神秘。

#### 参考文献

- [1] The Holy Bible. World Bible Publishers.
- [2] 圣经(Holy Bible).中国基督教协会
- [3] F. Dowidson. The New Bible Commentary[M].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 [4] Siu May Kuo. Journeying Through the Bible[M].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 [6] 田雨三.圣经典故与用法实例[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8
- [7] 启良.西方文化概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 [8] 廖光荃.英译《圣经》对英语的影响.三湘译论[C],蒋坚松等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